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399
18 June 1979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阿尔及利亚付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摩洛哥代表写过一封信给你，信里载述摩洛哥境内发生的一些战争行动，并诬称应由我国承担责任。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唯一的目的是使国际社会不再注意西部撒哈拉问题的基本事实，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完全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

阿尔及利亚断然驳斥信里对上述战争行动的描述和解释，并表示痛恨摩洛哥企图把自己扩张主义和并吞的政策路线的悲惨后果推卸到阿尔及利亚身上。此外，摩洛哥明知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武装部队越过摩洛哥的国界，它这样随随便便肆无忌惮地提出指控，却没有拿出也无法拿出任何证据来。它采用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推论法，来“证明”不存在的东西的存在。它明知如果硬说“阿尔及利亚的部队”的确越过摩洛哥的国界，一定会叫人根本不予置信，因此，摩洛哥只能说有些“部队”，而故意不指明什么部队，但在结尾却运用一种牵强的推论法，说阿尔及利亚是侵略者。不知道怎样地利用这些“部队”，在400公里长的摩洛哥国界上，侵犯了摩洛哥的领土完整。

摩洛哥没有指出这些“部队”是什么部队，想始终含糊其词，博得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轻易相信；这些“部队”是撒哈拉人民的武装组织，为争取撒哈拉的自主和独立而斗争的波里萨利奥阵线组成的部队。

事实上，如果波里萨利奥阵线的撒哈拉战士们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时，对非法占领其国土的军队进行猛烈的攻击，把敌人打败，甚至进入摩洛哥境内摧毁敌人的军事基地，这确实证明他们控制着西部撒哈拉的广大地区，已经彻底解放了西部撒哈拉一部分地区，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来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赶走盘据当地的人。

要不是撒哈拉的部队已经控制西部撒哈拉的土地区，把一部分地区从非法占领的手中解放出来，否则叫人怎样想象他们如何能够穿过很难行走的一片沙漠，到敌人国境以内远离阿尔及利亚西方边界400公里以上的许多地点，去袭击敌人呢。

以上是实际的情况，对于误入征服战争歧途的摩洛哥政府来说，是一种残酷的实况。根据这个实况，足证摩洛哥诬告阿尔及利亚侵略的话是毫无道理的；从逻辑上、地理上、事实上来看，这次所谓的侵略是不可能发生的。

二

从上面所述，显然可以看出，摩洛哥不断地把各种事实推诿阿尔及利亚，是一种蓄意的混淆黑白手法。它的目的也是很显然的。摩洛哥援引所谓的自卫，但却未能指出阿尔及利亚有实际攻击行为的这一先决条件，其目的是在予先为对我国进行侵略制造借口。摩洛哥以《宪章》第五十一条为挡箭牌，而事实上该条对目前情况不能适用；它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准备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武装侵略，侵犯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一九七五年以来对撒哈拉人民的侵略以外，再加上对一个邻国的侵略；对于发动这种使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受到无可估计的影响的冲突摩洛哥必须担负历史责任。

援引《宪章》准许行使自卫权的第五十一条，同摩洛哥威胁对阿尔及利亚使用的所谓“紧迫权”一样，都是完全不适当和毫无理由的；紧迫权同殖民主义现象是分不开的，它的出现同占领力量企图打击民族解放斗争是直接相连的。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合法性幌子，殖民主义想利用它来使其对民族解放运动使用的各种暴力合法化。紧迫权同过去的其他错误行为一样，已被摒弃，现在摩洛哥又把它掘出来，使它死里回生。紧迫权不久前是殖民主义势力的最宠爱武器，现在则是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及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对黎巴嫩、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安哥拉人民使用暴力的工具；它正如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突尼斯代表蒙吉·斯林先生在安理会上所说的，是一种典型的“明目张胆和予谋的武装侵略”行为。紧迫权原是殖民主义国家的老调，摩洛哥现在从帝国主义的法律旧调中把它找出来，对阿尔及利亚引用，使我们想起了南部非洲成千上万无辜老百姓被骄傲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残杀的可怕景象。

此外，把紧迫权当作《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的一种形式，如果不是出于轻率，就是明目张胆地漠视自卫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无法支持这种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及利亚认为其边界受到侵犯的一切后果，完全由摩洛哥当局负责；这一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在六月九日给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苏丹总统的信中已加以声明。同一天，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也

声明此点。摩洛哥国王已下令其武装部队行使所谓的紧追权；六月十四日，摩洛哥又来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所谓的侵略控诉；这完全揭露了摩洛哥的计划，这一计划使阿尔及利亚及其所属地区受到极端严重的威胁。摩洛哥使用这种混淆黑白和制造混乱的政策，要求安全理事会把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对占领力量进行的一切武装行动，视为来自一个第三国的侵略。它这样做等于要求安全理事会给予法律认可，让它可以对一个邻国采取武装行动，同时也借此造成一个法律先例，使到从联合国眼光看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以及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国家对前线国家的攻击都是合法的。

三

摩洛哥领导人顽固地想把阻挠其占领和扩张政策的责任归咎于我国，不惜歪曲事实，转移视线，在这种政策驱使下，他们一意孤行地存心制造了一种与阿尔及利亚为敌，危及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冲突局势。无法制服撒哈拉人民的抵抗，摩洛哥便说什么西撒哈拉问题是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对问题颠倒黑白的作法，充分暴露出撒哈拉人民所从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的事实，那就是，摩洛哥除了临阵脱逃以外，它是无法向面对其兼并、占领和侵略政策的后果的。

摩洛哥玩弄的这种新手法是谁也骗不了的，这是一种下流的、徒劳无功而又非常危险的手段，其目的在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非殖民化的一个问题说成该地区两国之间的分歧。

摩洛哥要求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问题，再一次罔顾一切证据，妄图把由于军事占领和瓜分撒哈拉人民的国家领土而使本地区遭受的种种不幸归咎于阿尔及利亚。

企图是一清二楚的。如果本区域目前处于一个悲惨的僵局之中，就用一种古怪的逻辑把它说成是阿尔及利亚造成的，而不是阿尔及利亚的邻国的疯狂扩张主义政策造成的。

事实上，摩洛哥在西撒哈拉造成的局势以及它在整个地区制造的爆炸性因素，无可否认地是它的顽固态度造成的，它一心想剥夺该领土人民的生存，否定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庄严重申的该领土人民取得自决和独立的基本权利。

当多方面的集体努力设法制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便对西撒哈拉问题寻求一种公正持久，当然也是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摩洛哥在国际级别上采取了一种行动，为它的新的侵略升级找寻理由。这种移转注意力的可怕政策，除了违反国际法、《宪章》的基本原则、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第2625(XXV)号决议，以及关于侵略定义的第3314(XXIX)号决议以外，它是吓不倒阿尔及利亚的，更不能使马格里布、非洲和国际对本区域所发生的冲突实质产生错误的看法。它再也不能欺骗安全理事会了，安理会知道得一清二楚，西撒哈拉问题是非殖民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冲突固然存在。但是冲突的当事方面只限于争取独立的撒哈拉人民和占领他们领土的两个占领国。一个邻国不论想如何混淆视听，不论如何歪曲事实也不能蒙蔽其真正意图，想抑压重受征服，分化和绝灭政策之害的人民的呼声。不论如何歪曲真相，不论在安理会之前如何煽动也不会使国际社会忘记它的神圣义务或改变它协助撒哈拉人民决定其本身命运的路线。

摩洛哥不仅一方面执行扩张主义的政策并妄图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则摆出侵略受害者的姿态，同时顽固地反对撒哈拉人民独立生存的权利。自从摩洛哥承担入侵属于撒哈拉人民的领土的严重责任之日，摩洛哥就难逃侵略国之名，应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款，按照一九七〇年的第2625(XXV)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有关侵略定义的第3314(XXIX)号决议，负一切法律后果。特别是后一项决议指出典型的侵略是用武力剥夺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同一决议指出对遭受侵略的人民给予支援的合法性，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侵略军队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撒哈拉人民的情形。

两个占领国之一的毛里塔尼亚曾在一九七七年和摩洛哥今天提出抗议的相同情况下向安理会抗议波利萨里奥阵线袭击祖埃拉特，今天也承认该地区严重局势的真正起因是撒哈拉人民因为占领和分化而被剥夺了权利。由于这种认识，毛里塔尼亚才取得波利萨里奥阵线同意，维持停火并不顾如何困难寻求解决和平的途径。这件事证实了三点：第一，所谓西撒哈拉事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其次这是非殖民化的问题，最后证明企图欺骗安理会是无效的。这件事足为摩洛哥借鉴。

安理会将须采取的一切行动不能超越本组织所规定的范围，这是决定于本组织为西部撒哈拉问题迅速寻求解决，并且已将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议程，同时也决定于执行有关西撒哈拉人民有效地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散发，不胜感谢。

付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法蒂·布瓦耶德-阿加
